



# 丈量黑夜 的方式。

馮傑  
——著

若一盞荷花，忽然，就開放了。  
燈的香氣就是光芒，它用於治療黑暗，  
用於撫平懷念，用於修復光明。  
用漢字照明，是對文化的嚮往與憧憬。  
從此，在漢語裡，  
燈，燃起一種溫暖巨大的「中國花」。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九歌文庫 (1069)

## 丈量黑夜的方式

文 · 圖：馮 傑

責任編輯：胡 琬 瑜

發行人：蔡 文 甫

發行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
電話／02-25776564 · 傳真／02-25789205

郵政劃撥／0112295-1

九歌文學網：[www.chiuko.com.tw](http://www.chiuko.com.tw)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

法律顧問：龍躍天律師 · 蕭雄淋律師 · 董安丹律師

初 版：2010（民國99）年7月10日

**定 價：240元**

ISBN：978-957-444-704-6

Printed in Taiwan

書號：F1069

（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）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丈量黑夜的方式 / 馮傑著. -- 初版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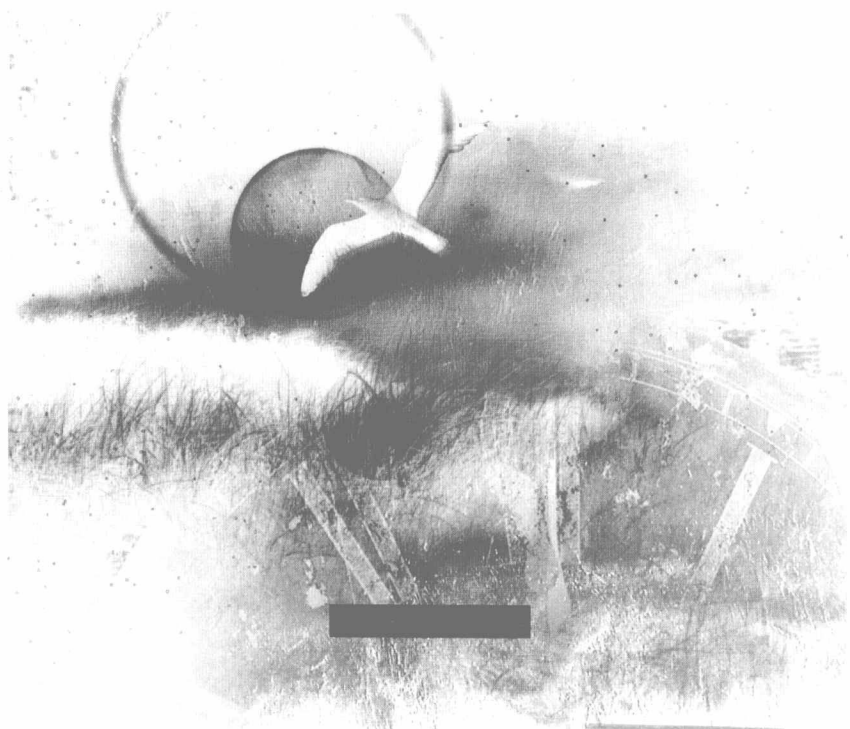
-- 臺北市：九歌， 民99.07

面；公分. --（九歌文庫；1069）

ISBN 978-957-444-704-6（平裝）

855

99010581



丈量黑夜  
的方式。



馮傑  
— 著

## 散文名家一致推薦

張曉風推薦〈九片之瓦〉：

作者用幽潛的思維，錦繡的心腸，寫出我們對這種建材的依戀和感恩，喚起我們每一個人現實世界中仿若前世的記憶。

林清玄推薦〈九片之瓦〉：

〈九片之瓦〉是散文書寫的理想典型，在我的認定中，好的散文必須：一是文字優美，經過了提煉，無世俗氣。二是境界高超，站在比較高的位置看世界。三是觀點獨到，顯現深刻的思維。四是情感豐潤，感情、感覺都很飽滿。〈九片之瓦〉就是這種典型，好的散文面貌就是如此。

張曼娟推薦〈九片之瓦〉：

整體而言，〈九片之瓦〉它除了是散文，更接近詩。因為就文章及文字的厚實度，〈九片之瓦〉的功力又更深，它是我的第一名。

阿盛推薦〈在紙上飛行〉：

作者選擇一個常見而通常會被輕忽的題材，可謂別出心裁。從實際的地圖延伸至各種層面，有歷史、故事，有人物、戲劇，有想像、思考……。觸及面相當廣，且多有獨特見解，令人會心，避免了枯燥單調之弊，亦不至於只是數據堆砌。序段中的地圖象形譬喻，很傳神，讀之莞爾。

陳義芝推薦〈在紙上飛行〉：

此作融會想像力與知識材料，別有拓展，是一篇發光發亮的好散文。面對各國各洲的形狀，作者展開的形象聯想，十分有趣。

# 文是畫的另一種落款，

## 畫是文的某一些延伸

——馮傑其人其文

編者

馮傑說：「寫作對於我而言，是在漫長旅途上有一個溫暖的春夢做著，路寬夢窄，並且一直大夢未醒。一個人在世上，總得找一個屬於是自己的夢做著，不然，這黑夜就顯得太長。」

來自中國大陸河南鄉下的馮傑，近年來是台灣各大文學獎的常勝軍，從詩、兒童文學到散文，分別獲得時報文學獎、聯合報文學獎、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及梁實秋文學獎等。一九九二年，組詩《逐漸爬上童年的青苔》第一次在台灣獲《藍星》詩刊舉辦的「屈原詩獎」。痲弦先生評論那詩「構思巧妙，意象豐饒，豐潤天成」，是「線條靈動的童話木刻」。二十一世紀，散文「九片之瓦」更令台灣文壇驚豔，張曉風說：「很久沒看到有人用如此精雕細琢的文筆來寫作了，讓人彷彿在快節奏的舞廳裡乍聞古琴，冷

冷七弦，松風送寒，令人在愕然之餘，不免說一聲『久違了』。」

### 用寫作還願

十七歲走入社會，未曾受過正規的文學教育，在銀行這個數字化組成的單位工作近三十年，馮傑嚮往的卻是「與時俱慢」的寫作狀態。鄉下農村的一瓦一器，田裡的瓜，中藥房的匾額和藥屨也各有自己的身世。他說：

我的寫作原鄉就是「北中原」鄉村。其實現實裡並沒有「北中原」這個地理概念，（專業術語應叫「豫北」）。「北中原」只是我首創的一個文學概念上詞語，屬於「文學地理」裡的名詞。我認為，大作家要圈地，小作家也要圈地。一個作家在文學王國裡就該有一片自家的草地，用於放牧文字。這就像每一匹牛馬屁股上都要烙上自家的淺淺印記，以示責任。

最早的文學熏陶是小時候在鄉村，我姥爺講《三國演義》，書是南方二酉書局印製的十卷本《三國演義》，木版繡像插圖。那是我姥爺和走村來的書販子用幾斗糧食換的。每個夜晚，全村不安分的人都圍著村中十字路口一塊大青石，一盞青燈，菸草彌漫，沉浸在金戈鐵馬、悲歡離合之中。在文化貧瘠的鄉土年代，那就是貧樸的鄉村文化。讓我結識了馬超、趙雲、曹操、關羽、姜維一千人馬。就是看《三國》掉眼淚，替古人擔憂。

後來在上學的小鎮上，讀父親買來作批判「投降派宋江」教材的《水滸傳》，為了愛惜，上中下三本書都用牛皮紙疊個封面。感覺《水滸》是好文字，尤其前五十回，那些珠子一樣的語言。閱讀時老是擔心後面的要寫完。

後來，我開始寫作。

感情上我是「用文字還願」的，對那一塊無言的土地，對那些逝去的親人。

## 在紙上「走村串巷」

也是十七歲這年，馮傑開始發表作品，在遙遠的新疆一家《綠洲》詩刊發表第一篇詩作，更早的創作則是童年時代畫在北中原鄉村牆上的一匹馬，四十年後重回老屋，風吹雨淋，那匹馬鬃風猶存，他覺得自己應該去當一個「鄉村民間畫家，走村串巷，畫驢畫狗，養家糊口」。

所以，他在紙上「走村串巷」，又寫又畫，完全傳承傳統文化人詩書畫的基本功。他說：

從王維、蘇軾、袁枚，到當代的沈從文、汪曾祺無不如此。文人應該都是豐富而有情趣之人。魯迅自己設計封面，傅山不但是詩人、書法家，甚至當時他還是優秀的婦科醫生。聞一多的印治得好，李金髮竟是雕塑家，梁實秋還畫國畫。只是現代化的今天，

分工細緻了，弄成寫兩行好字就是書法家，詩寫好就是詩人，章刻好就是篆刻家。未免局限顯得小了。文藝形式中間開始有礙而不通。不好玩。

我畫畫全靠興趣。我沒有傳承家教，不是出身書香門第。我看到最早的畫是小時候在外祖母鋪著蘆葦席子的床頭土牆上，掛有四條屏，清一色的水墨，用素色表達春夏秋冬。每天睡覺前都能看到，這是我姥爺在鄉村集會上花兩塊錢買的。在那時，有花兩塊錢買畫而不買更需要的糧食的行為，這需要一種「文化情懷」。我姥爺是農民，是村裡的「文化人」，有五、六種書，他晴天種地，雨天就在家看書。

文藝不一定非得專業去學，有的東西是學不來的，更多是無形滋潤，浸染，熏陶。興趣是最好的老師。我最早畫畫是在村裡看到一本翻得沒頭沒尾的畫集，那其實是一本用綿紙、毛筆、自畫自訂的一個畫本，發行量恐怕世上就一冊。鹿、馬、靈芝、松、一位俠客與五隻鸛鵲、荷花，等等，都有。姥爺說，這是村東頭傳來讓看的。四十年後，我在八大山人畫集裡找到那種童年影像。後來我還看到舊郵票上印的齊白石的小畫。票額僅是三分錢，五分錢，八分錢，一角，兩毛。我就從信封上水泡後一一揭下來觀摩。少年時第一次步行到十八里之外的縣城，得到的第一本書就是《中國古代畫家的故事》，我看到了徐渭、石濤。揚州八怪裡，我最佩服的是金農。他最有藝術胸懷。

馮傑文章裡常出現姥姥的身影，他的童年與少年時代就是在北中原鄉村與外祖父

母生活。他相信姥姥愛說的一句話「命裡注定」，一個人開始從哪裡來到最後哪裡去。「寫作和繪畫如今就是我的生活裡的一部分，它已經不是若即若離，恰是密切相聯。文是畫的另一種落款，畫是文的某些延伸，這輩子自己所求甚少，注定要過簡樸日子，度文畫人生。我只是在一枚螺螄殼裡作自己的小小道場而已。」

他說自己屬於「成績不大一直默默走路的一個邊緣類型的作家」，要寫「一個人去讀一百遍的作品，不去寫一百個人唯讀一遍的作品」，這不是陳義過高，而是他對自己作品的要求。耐讀，成就了他文章的特色，在台灣獲獎近二十年，始推出第一本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。

### 作品成了大學考題

二〇〇六年中國大陸全國大學高考語文試卷用他的散文出題，他試著回答，卻不及格，對於未上過大學的馮傑而言，作品成了大學考題，完全出乎意料。二〇〇九年，馮傑隻身到台灣領取「梁實秋文學獎」散文優等獎。魯迅曾是他少年時期的偶像，第一次來台，卻是為領取以與魯迅對立交惡者命名的散文獎。年過不惑，在文學大河裡，他深刻領受到不同的水溫，不斷測試，不停止的往前泅泳。

他說：「從某種意義上講，文學寫作可以讓一個人有溫柔之心，有包容之心，有草木之心，有自然之心，有悲憫之心。」



輯一

# 在紙上 飛行

散文名家一致推薦

2

文是畫的另一種落款，

畫是文的某一些延伸／編者

4

器皿記

1  
2

在紙上飛行

2  
2

九片之瓦

3  
2

樹知道自己的一天

4  
2

瓜譜及一地瓜籽般的碎語

5  
0

中藥房

6  
4

丈量黑夜的方式

7  
3

彩墨冊頁

8  
1

懷揣一顆草木之心而行

8  
8

棉，穿在身上的花

9  
8

葵花·葵花與鬼

1  
0  
6

版畫上的節日

1  
1  
1

目錄  
CONTENTS



輯二

# 烏鴉口語詞典

中國麻雀現代通史

1  
2  
0

玉米綱目

1  
2  
8

烏鴉口語詞典

1  
4  
0

豆類魔幻

1  
4  
9

鹽是瞌睡的淚

1  
5  
7

驛馬（擬古）

1  
6  
7

樹志拾遺

1  
7  
5

豆腐萬歲

1  
9  
1

吃茶演義（全本五回）

2  
0  
0

遊走的鐵器

2  
0  
9

跋：散文的溫度

2  
2  
1

附錄：本書文章獲獎記錄

2  
2  
3

輯  
一

在紙上飛行



## 器皿記

它君臨四界。

——史帝文斯《罐子的軼事》

### 形而上的鄉村器皿：罐

器皿與製造的材料有關。鄉村全部器皿都是水和泥摻和時間做成的。器皿在時光裡破碎，組合，消失，凝固，再繼續作另一圈輪迴。器皿不是固體，器皿是液體，器皿的過程是流動的，如器在人間旅行。

記事時我恍如就是在鄉村形色各異的罐子裡穿行。那是一些上釉的和不上釉的器皿，它們如川劇變臉，面目不同，大大小小，有著不同的型號。質地分別為銅、鐵、錫、陶。盛

雪，盛月光，盛草香，還盛沉沉的嘆息。鄉村的器皿是鄉村形狀各異的胃，在消化時光。

在鄉村日子流動的縫隙裡，布滿了打水的罐，裝糧食的甕，盛水的缸，盛酒的壇，和麵的盆，盛飯的碗，還有惹事生非或借酒澆愁的小酒盅……

少年時代在鄉村經歷過這樣一幕：晚秋的一天，我和村裡一個孩子去鄰村軋花生油，回來路上油罐摔碎了，油流一地，香氣濃郁。那是全家一年的生活用油啊。我們害怕回去無法給大人交差，就脫下衣服，一邊哭一邊用衣裳往地上蘸油，以便回家再把油擰出來。貧樸的時代，油是映照生活面龐的亮色，器皿的碎片上卻沾滿少年的哀愁。

到我們村賣陶罐器皿的人一年四季趕著驢車緩緩而行，村裡有幾家窯場，燒製須用黏土。器皿原色，素面乾淨，不設花，無圖案，坦坦蕩蕩的。

我姥爺家有一方帶耳朵黑罐，用於放菸草葉。他的菸草是自製的，為了節省，配方是摻一半菸草，另一半是碎桐葉，奢侈一些時就淋上芝麻油稍拌，在罐裡燜兩天之後菸草就可抽用。咳嗽聲裡，菸草和鄉村的日子一般苦澀。

還有一種叫甌的陶器，甌是對小菜轆子的稱呼。姥爺說過，古人愛把自己著的書前寫上「請某某大先生覆甌」，就是謙稱自己的書無價值，只配蓋菜轆子。

三十歲那年，我也出了一本詩集，學著古人也作文化狀如此寫道，以示賣弄。

村裡一位大伯問我這是啥意思？我解釋。後來，他真就給蓋菜轆子。第二年鹹菜全壞了。

## 器皿表情：藥鍋的愁容

傳說鐵鍋熬藥易有毒。鄉村藥鍋都是砂鍋質的。「打破砂鍋——豐（問）到底」，這句鄉村歇後語在今後電腦時代將被淘汰掉，因為背景消失，讓人陌生不可理解。

想一想，昔日有許多方言和土語都曾在藥鍋裡慢慢熬製，然後在大地布滿奇聲異香。

藥鍋不會家家都有，如果村子不大，一個村裡共擁一只輪流借用。藥罐會在縱橫交錯的小巷串門走戶，誰家的門檻它都邁過，儼然是個砂質的郎中，是一部遊動的《村莊藥物志》，砂質版的「村志」啊。

鍋可以多，但藥鍋不能多。藥鍋多了就象徵一個村子陰氣重，人丁不旺。在鄉村裡有偷鍋的，有偷銅勺的，偷鐵盆的，但再窮藥鍋是沒人去偷，晦氣。因此經常可以在鄉村看到用完的藥罐孤寂地站在窗台上閒看風景，顯得無所事事，彷彿瞌睡。它其實在等待著下一家窗櫺裡的咳嗽聲。

藥鍋是鄉村的愁容。藥鍋的面龐就是鄉下人憂鬱的面龐。

最後熬完的藥渣不能隨便倒掉，必須要黎明無人時在鄉村十字路口扔掉，讓眾人踩踏，病才能加快速度最後痊癒。這是藥效之外的另一種藥效。單方上不曾交代，祕而不宣。

也有吝嗇不倒藥渣的人家，我家斜對門有個三姥娘，家窮，覺得藥渣倒掉可惜，乾脆磨

成碎麵最後吃下。其實藥熬三遍之時已如熬乾的人生了。

送鍋時有一種講究，還人家藥鍋是不許送空鍋的，送空鍋是想把病給別人送去。有象徵的嫌疑。約定成俗，最好空鍋裡放一把糧食，鹽、棗子諸物，即可破解。這也是連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裡沒有交代的。

母親教我使用砂鍋熬藥的方法，提前先用涼水將藥泡好，從黃昏開始，用文火。藥熬好了，筴出藥湯。晚上喝一次，第二天加溫即可服。早晚兩次。

給母親端藥時，用一方包藥的草紙輕輕遮著藥碗，壓根筷子，是怕夜空落下晚秋露水，然後，小心翼翼地從廚房踱到堂屋。

三米長的距離，三米長的草藥之香，竟漫長如一生。

### 器皿空盛草香：馬瓢

與牲口有關的器皿叫馬瓢，馬桶。這樣的器皿滿時盛水，空時盛嚼草之聲。

舀水的馬瓢分兩種。鐵馬瓢和葫蘆瓢。前者手工，後者天然。葫蘆的一分為二，就叫瓢。夫妻的一分為二又叫離婚。瓢是鄉村的天然器皿。鐵馬瓢則耐磨，主要餵牲口時使用。

鐵馬瓢後面有一個彎把，可以掛在缸沿。人們有時外出長途運貨，為途中更好取水，除了帶上飼料布袋子，還要在驢背上掛一副黑面龐的鐵馬瓢，就像將軍出征前必須跨上一把上好的